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四

宋 章如愚 撰

六經門

周禮類

周禮傳授之圖

- 劉歆
  - 杜子春
    - 鄭興
      - 衆
    - 馬融
    - 賈徽
      - 逵

周禮始末法始伏羲而成乎堯備乎周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政事粲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謂之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謂之周禮前乎周者非無禮也在金天時司徒曰祝鳩氏司馬曰鴡鳩氏司寇曰爽鳩氏司空曰鳲鳩氏司事曰鶻鳩氏在帝舜時曰治官有百揆教官有司徒禮官有秩宗政官刑官有士事官有司空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則官固有數矣虞書有二典夏書有政典固有名矣甘誓乃召六師而曲禮六大

五官先儒以為商制至周則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仲長統以周禮為之經禮記為禮之傳賈公彦云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即此周禮也若稽周室隨時制宜兵刑之官分為二禮樂之官合為一略天地詳人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為治之道罔不具舉後之言治者必稽焉後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滅去其典籍孔

子時已不具自秦孝公用商君其政與周官相反始皇疾惡欲絶滅之焚燒獨悉是以隱藏百年漢興言禮自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戴聖是為五傳弟子若夫周禮其出最後武帝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河間獻王獻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或謂武帝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復入于祕府至孝成時劉向子歆校理祕書見之始得列序著于録略然冬官亡矣以考工記足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作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為

非惟歆獨識而五官亦有殘缺歆之末年始信其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按藝文志周官經制禮記所謂禮經是也經禮三百注曰謂周禮也然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舉成數也王莽時歆奏置博士奈何通天下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葬徒有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在頗識其說賈徽及子逵鄭興及子衆大夫者興也司農者衆也又以經書轉相證為解其時衛次仲賈景作馬季良亦皆作周禮訓詁鄭康成作禮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司

農之義然則周禮始於劉歆而成於康成其後唐賈公彦又撰周禮疏五十卷衆所解説近得其寔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絚千里之地甚繆馬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就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初河南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義識其説鄭衆賈逵往受業焉

林孝存以為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為隂謀之書康成獨知聖法故能答其論難且序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作訓詁使周官之不衰鄭氏力也厥後于寶王邵之徒有為義疏有為論評者與夫禮帖禮鈔之類莫可勝紀而世罕得其傳豈非華多實少不足以行遠歟惟康成之注賈公彦之疏學者用其説久矣惜乎理多錯繆未盡至當之歸欲振斯典宜有所待訓詁傳授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録略始奏立

學官　杜子春承平初年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識其義　鄭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其子鄭衆傳周官後本傳　鄭衆見鄭興下　馬融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鄭玄作周官注董鈞傳　賈徽徽及子逵受業於杜子春　賈逵見賈徽下　鄭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盛行禮天官疏　鄭玄為之注三禮正義　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元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

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惟有鄭元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賈公彥疏

王肅魏志肅初善賈馬而詆鄭玄　干寶晉書不載師承

孔子述職方述職方以除九邱疏云即周禮也尚書序

韓宣子見周禮韓宣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左傳

文中子言周禮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也敢忘其禮乎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文中子

唐太宗論周禮唐太宗召魏徵入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文中子

周禮之名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上文注

周禮缺文儀禮有嗇夫之官而周禮不載國語有司商之官而周禮不録說者謂冬官之屬故缺然嗇夫農官

也司商財官也宜屬於地官而不載意者三官之中亦有亡鈌歟

始作之意館閣書目曰成王作洛邑周公法天地四時建六官以行政若後世所謂職官者耳禮經散亡故取此而歸之於禮　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於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禮天官序　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禮經三百則周禮也威儀三千則儀禮也三禮正義　先君周公制

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冬官考工記鄭注云此篇司空之官也亡以此備數且聖人建官治事

名之所命莫不有義名曰宰以制變為義名曰夫以帥人為義以正人則曰正以長人則曰伯饔言食之熟亨言氣之通已疾者醫養陽者酒職主也典常也有藏則置府府治藏故爾有書則置史史掌書故爾鄉內鄉比閭族黨州鄉是謂鄉官遂外遂鄰里酇鄙縣遂是謂遂官山則土之所積川則水之所流虞以虞其物衡以平其政司者伺察之謂氏者世守之稱掌則以手尚之守則固以守之尊其智故稱大夫卑其任故稱人揔則大

別則小言大所以別於小也入為内出為外言内所以別於外也平其土之遠近故以均名之成其賈之多寡故以質名之胥養人者也又能助上焉師教人者也又能為物主焉訓而發之則謂之訓祭祀有宗則謂之宗卜以龜而知象筮以蓍而知數樂則聲音之所自出籥則律吕之所自生人尚口接神者祝也人為人交神者巫也屬於人而為僕力之强而為右臣則通乎君隸則本於主以耕為道者牛以行為事者馬有牧以養其形

有圍以制其性閭言其同閭門縣言其首在下甸則田法在是也乃若包地而田亦謂之甸焉士則事人事事也乃若刑官尚察亦謂之士焉子為尊者屈以其卑故𤕤責謂趍而利以其勇故𤕤謂之士則所掌者止於士謂之方則所掌者通於方進侍而為御刑人而為寇訝所以逆之禁所以止之或因或戮以施其刑威有都有家以分其采地輪則運而無窮車則載而有節以梓為名者凡以取其材之美也以匠為名者凡以取其器之

利也　内宰下大夫二人命士十二人自内小臣奄豎凡將命洒埽之人自九嬪御婦祝史凡内官自典婦功服飾織紝凡治内之命士皆屬焉而隷於冢宰盖女寵近習所以移人主之德大臣摠之則無得踰節詩稱皇父作相膳夫内史皆得人巷伯之雅寺人為之雖奄官亦各其選晉侯近女而惑醫和以為趙孟之咎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　冢宰之尊宜於細務有所不屑也以今觀之自宫正膳夫醫師酒正内宰而下無不

摠焉何哉葢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臣奉供之近習王府財用之司存宫中使令之嬖密凡其布列於王宫之内外而廹近於人主之左右者無不摠之誠以君心之所關係甚重也是以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統而不敢或肆人主之心術有所礙而不敢自私紀綱不散名分不易爵以不輕而左右前後之臣侍從僕御之士宴安玩狎之際無敢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竊大臣之權柄者體統之正孰大於此　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

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放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制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有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不惟此也當是時六卿之官亦不必備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公而兼司馬司空惟成

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冡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況於百官羣有司乎嘗以周禮考之二鄉則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卿一人是六卿兼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甚者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師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　師氏以道德教國子以孅詔王而已其徒百二十人何哉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帥四夷之隷

守王門是其徒不得不多也　六官各六十凡三百六十周天之數也治官之屬六十三教官之屬七十九禮官之屬七十一政官之屬七十刑官之屬六十有六而小宰皆曰六十舉成數爾考工記官凡三十而輈人不與其數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故也　鄉大夫卿也而謂之大夫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則卿固可謂之大夫矣卿知進止之義大夫以智帥人者也進止所以事上帥人所以臨下列職於朝則名之曰卿正其位

也分治六鄉則名曰大夫非卑之也葢掌鄉之政教禁令非以智帥人不可也故卿大夫之職所以異於他官者以此都家環於王畿所謂内諸侯也故每重其事焉朝大夫王官也天子之士眡諸侯之卿禮彼其有治於國而置官以掌之爵雖士也豈嫌以大夫名之哉惟智足以帥人然後能應事故以告其君長也

公孤不言職　按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爕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于一人周官一書自冢宰以下無

不登載而公孤以下獨缺書者何哉夫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位焉右三槐三公位焉非不言公孤也特不言職耳

府史胥徒自士以下皆有府史賈胥徒乃庶人之在官者皆禄於公上其數不可以一端備所以五官之長府六人史胥各十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與夫御史掌贊書其史則衆甸師掌耕耨王籍其徒則多庖人之賈有八職獘之賈有四外是則角人之類有府無史眡祲之類

有史無府醫師之類有徒無胥卿大夫之類无府史賈胥徒非特此也有奄有奚有士有庶子女酒女漿之不同蓋聖人設法豈有私意哉大抵其職或有或無其數或多或寡各稱其任斯可矣

封建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子産曰天子之地一圻千里也列國一同百里也參之於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其制固無異也然大司徒諸公之地

封疆方五百里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男之地封疆方一百里既與諸經不同而分土惟三又與武成不合或曰大國不過百里王制指邦國之田而言之謂其寔地也周禮所謂大國五百里者指其封疆之廣而言之也又王制謂山川林麓城地塗巷三分去一則僅餘其七耳又大司徒不易之田家百畝一易之田家二百畝再易之田家三百畝又有附庸之不能自通於天子者皆總於大

國而言之又有閒田之待未命者與夫加地進律者左傳魯无賦於司馬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皆附庸晉鄭之間有隙地焉此閒田也襄王與晉南陽之田此加地也

周官之制公方五百里以千里之州僅可封四公耳安得以地給之乎蓋周之上公惟杞宋耳雖周召之勲勞猶侯爵也等而下之則子男附庸之國益多矣或者又曰諸侯有功則加地進律不朝則貶爵削邑益不能無損益如司徒所載謂其加封極乎此而不得過未必

盡然也又曰孟子謂周公之封於魯地方百里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也而明堂位乃以為魯封方七百里此蓋出於成王之特賜以昭周公之德其說非也尚書王制孟子公孫僑皆謂諸侯爵分五等地分三等公侯百里以是而差而周禮有五百里四百里之國先儒謂周公斥大土疆廣為封建故後入疑周制為夸廣是不知據有附庸者言也天下有附庸諸侯殆不過百餘皆牧伯連帥統率諸小者也　王制孟子說諸侯分地與大

司徒不同先儒遂謂孟子之說是夏商之制至周公削拓大土宇增其國以封諸侯故分土為三等且以魯言之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曰顓臾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則以據周公之說矣書武成言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自是武王之制孟子亦明說是周之頒爵禄不知安得如此差别周官之說據有附庸者言之非必五等諸侯皆然也上下其制故分為五等土耳若曰凡諸侯受封者悉有附庸諸侯小而無者多蓋如是上之政令有

所屬而不煩下之貢職有所附而不費以是言之凡公侯得附庸者必連帥也周家之制天下諸侯千八百國統之以二伯制之以九牧維之以連帥上以臨下尊以統卑使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此周家之盛也春秋時自齊晉之外魯有邾鄫鄭有費滑宋有蕭滕凡陳鄭等盟會大國皆統屬諸小國者也漢之部刺史唐之按察使令之轉運副使皆其遺法耳　侯國百里分為五郊一郊之地皆容一成一十里郊二十里牧三十里野

四十里林五十里坰郊地四成牧地十二成野地二十成林地二十八成坰地三十六成摠為一百成方十里者百為田凡九百萬畝是為萬井依治一成法為六千四百井五萬一千二百夫平歲收米二百五十六萬石民二百三十萬四千石食三十有五萬八千四百人公二十五萬六千石食三萬五千八百四十人五萬一千二百夫共出車百乘馬四百足士卒七千五百人若以大國三軍士卒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五百乘計之不足

以充其數横渠以百里九萬井八萬夫定數計亦可言千乘之國漢書刑法志曰一封萬三百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也六萬四千井為夫五十一萬二千士卒七萬五千若以大國三軍計之凡一更代而遍車亦如之成周分土惟三恐未有三百十六里王制一君三卿五大夫二十七上士君禄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三卿共食八百六十四人大夫食七十二人五大夫共食三百六十人上士食三

十六人二十七上士共食九百七十二人君卿大夫士共食五千七十六人百里之國六千四百井公收米二十五萬六千石食三萬五千八百四十人除君卿大夫士禄餘三萬七百六十四人　方七十里國鄙為方十里者四十有九四千九百井依治一成法為三千一百三十六井二萬五千八十八夫至歲收米一百三十七萬九百八十八石民百二十五萬四千四百石食一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六人公一十二萬五千四百四十

石食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一人有竒　二萬五千八十八夫共出車四十九乘馬一百九十六匹士卒三千六百二十五人若以次國二軍二萬五千人計之不足以充其數　一君三卿五大夫二十七上士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食二百十六人三卿共食六百四十八人大夫食七十二人五大夫共食三百六十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二十七上士共食九百七十二人君卿大夫士共食四千一百四十人　公米食一萬七千五百六十

一人除君至士禄餘食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一人方五十里國為方十里者二十五二千五百井依治一成法為一千六百井一萬二千八百夫平歲收米六十四萬石民五十七萬石　一萬二千八百夫共出車二十五乘馬百匹士卒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朝會尚書王制謂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各朝于方岳而周禮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名且有疏數之節先儒謂春東方來之類是不知朝覲宗遇之名其事則一

而名不同以春來曰朝之類其曰歲一見二歲一見亦大畧以遠近分等衰耳　朝覲宗遇之名以別一時爾其禮一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王制曰五年一朝以二者參之諸侯六年之內惟一朝耳來以春則曰朝來以夏則曰宗秋冬亦然初無四方之別猶漢律春曰朝夏曰請吳王春不朝使人為秋請之禮也

地理曹去王城八百里乃在甸服鄭去河南密縣百七十里乃為男服曹順流極便鄭則有成臯虎牢之險故

為男服只是以便差别不必若畫棊局然

九州　王制言九州之界方三千里而周禮則謂方七千里先儒以為周家輿地之實數是不知并四夷之大言之

王制州方千里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五十里之國百二十餘方百里者七方五十里者十有四方十里者五凡二百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　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

山大澤不以眨其餘以禄士以為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禄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田制周制民受田率一夫百畝而大司徒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先儒以為六鄉七萬五千家通受十五萬夫是不知以地有肥磽之不同特為三等以均之非必中下之地與上地等也　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至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

夫一廛田百畆萊二百畆何也何故加萊地於遂矣中地下地雖受之過多而每歲所入與上地等魏文侯謂史起曰魏氏頒田以百畆今二百畆是田惡也則是頒田之制古以多寡均肥磽則無不平之患然周都鎬京古雍州域也厥土惟上上雖有肥磽之不同何至不等如是哉蓋周畿頒田通行於畿內及以是法令邦國欲受田必足以供公上而足私用其間茍有不同則非王者之政矣故廣為三等以均之是其所收皆無異乎百

畝矣　遂人上地多萊五十畝或謂司徒所頒六鄉遂人所頒六遂非也大司徒制曰乃云都鄙遂人乃云辨野蓋都鄙受田之制與六卿同互見其義也所以然者以邦國都鄙之民諸侯所治也國家用之寡故受田以常制鄉遂中天子六軍兵車所出也國家用之多故受田以異制夫一廛羨卒即餘夫亦受田又上地有萊然獨上地增萊五十畝者蓋上農夫家九人八人七人中下則六人五人四人三人二人耳上農夫以數多故特

優耳民之受田以年二十為限而夫家二人耳至是家登七人以上然後以萊五十畒給之其家子壯可以受田則又歸之官也

溝洫小司徒九夫為井匠人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至遂人則曰十夫為溝此猶兼溝涂而言之至於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有不同若此何也說者乃以采地之制用井田鄉遂

公邑用溝洫殆不然也周人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其溝洫之制安有内外之異哉意者遂人井田以夫言所以紀授田之實地也匠人以地言所以制溝洫涂路故其地不容不廣是以匠人之地倍於遂人也或曰成間有洫非一成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耳　鄭氏以司徒言四丘為甸甸方八里司馬

法通十為成成十里是成旁加甸地三十六井方十里積百井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税其外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溝洫　遂人匠人溝洫之制不同鄭氏謂遂人自是井田之制匠人自是溝洫匠人畿内采地之制遂人鄉遂溝洫之制非也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内外之别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田首必有一溝以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十夫而其間廣四尺深四

尺謂之溝則方一里之內凡四溝矣而旁各一溝中間兩溝遂人云百畝有洫是百夫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溝瀉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而其間廣八尺深八尺者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內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間兩洫至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為也故匠人不為川而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遂人所云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槩甽水瀉於溝溝水瀉於洫洫水瀉於澮澮水瀉於川其縱横因地勢之便

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

山澤先王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而周官有山師川師之官頒山林川澤于邦國者盖非名山大澤也如晉之董澤鄭之原圃楚之荆山宗之逢澤皆頒之諸侯也古者山林之所產川澤之所出某物利於人某物害於人其板圖數要悉藏之王府諸侯不得而知也辨其物之利害而頒之則諸侯知取其利辟其害使致其珍異之

物則不得欺其上矣

貢賦令貢賦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當從鄭氏謂地貢輕重之等也所以然者以諸侯之地方五百里監五百里內附庸其權甚重矣權既重則貢當重所以制之也諸男之地方百里監百里內附庸權甚輕矣權既輕則貢當輕所以恤之也制之則無驕佚之患恤之則無削弱之憂義當然也若以為大小多寡之別而鄭子產何以曰鄭伯男也而使之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不從

晉之賦調哉若畿內諸侯則輕重一等故載師曰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子產亦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　四丘為甸指言其田之寔數也通十為成總其地言之也言其地則山林川澤城郭宮室塗巷盡在其中而為田者止三分之一故班固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林城池邑居園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由是而上至一畿皆然田稅以井計之孟子八家皆私百畝同養是也孟子曰夏后氏五

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畆而徹其寔皆什一也滕文公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鄭元曰世人謂之錯而疑焉然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商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

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内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税民無藝周之畿内税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税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内外之法耳鄭云　載師曰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自常情觀之什一周之通法也而輕重若是何哉葢聖人因其賦役之

繁簡而相裁焉因其地利之厚薄而相權焉要無過什一而已鄭康成曰周法近城者給役多故稅優遠城者給役少故稅重

役法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王制所謂用民不過三日也然此所役者非師旅行役師旅行役遠者二三年近者過時而反安得以歲三日為斷也或謂此不謂師旅行役則人主用民力荒矣殊不知師旅行役之事非歲所常有就使有之其

調發自有定制東征之師三年而歸勞歸士采薇首尾一年何謂三日乎審如是則三年用一日苟有門庭之寇如東郊之患涇陽之患一日惡可集事則是皆書生之說也王制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戎服然力征與戎服異矣說者謂古者民年三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十年約其在官之齒而以歲三日為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不復役其說以之從力征則善謂戎事則未可也軍事不得以時日為斷雖愚者亦知其

說矣鄉大夫云國中二十而事野十五而事夫年十五而使從力役非人情矣當以二十為斷六十而免在官者四十年

王畿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十為封封十為圻王畿千里分為五郊一郊之地各容一同一百里郊二百里甸三百里稍四百里縣五百里都郊地一同甸地十二同稍地二十同縣地二十八同

都地三十六同總百同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五千家餘者為宅田等六遂亦如此王圻五百十二萬夫共出車萬乘馬四萬疋士卒七十五萬人凡七夫出一人天子六軍為士卒七萬五千人七分之一　邦畿千里周公詳此為四方法式自朝及市至鄉遂外皆設職分掌六鄉中五家下士一人六遂五家下士二人稍縣都如遂天下莫非王土不憂無禄養士周公亦不與士爭禄商君富國變古以五千户置令嗇夫一人有秩一

人不滿五千户置長去嗇夫省比長里宰下士非周公治圻意　王城之外皆鄉鄉之外皆遂六鄉占地無幾自六遂之外分公卿王侯子弟大夫采地其餘凡領於天子之地者謂之公田皆以遂法理之此謂達於王畿者也先漢時馬融賈逵說鄉遂近郊五十里為鄉遠郊百里為遂鄭氏說郊之內百里為鄉郊之外百里為遂以占地言之皆未可以為信然

九服五服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

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其利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至藩服　周制九服而周官惟曰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又曰六年五服一朝者葢衛侯之外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故武成叙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

侯國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則封內諸侯津梁相逼聘好往來有無相補患難相救無有壅蔽之患矣然先

王恐其私相連衡以叛上及奸人往來而莫之禁於是為之溝池樹渠之固以防之為之節制以謹之所謂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道路用旌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無節者不達所以禁絶奸人之往來者也每歲相問每世相朝告終易代有送葬之禮有慶賀之禮凶荒災患有吊恤之禮有致禬之禮此諸侯之邦交也非是而私相連結附下罔上恃強

并小則大司馬有九伐之法方伯連帥奉辭伐罪所以防吞并也春秋以來奸人不得志於宗國則如意而往無所疑忌雖殺君之賊往往藏匿以為已用則關津呵問之法不行矣喜則朝聘無虛月怒則戰伐連歲年則方伯連帥之職不修大司馬九伐之法不舉矣若是而曰通天下之道路是啓奸詐長背叛耳

蠻夷戎狄 蠻閩貊之隸或征伐之所得或諸侯之所獻傳所謂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

有献捷王親受而勞之則所俘囚以為隷職方氏言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六戎五狄之人民而隷不及戎狄者豈其鷙捍之不可以畜而周公方且膺之以絶其患於未萌固不在所役屬邪昔惠公歸自秦誘陸渾之戎遷于伊川終逼諸姬侵掠畿甸以為中國之害詹桓伯以謂先王居之四裔以禦魑魅正所以處夷狄之隷也

周天下方千里者九大槩與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并言之其實諸侯封守不如是之廣以王制考之

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常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實也其間亦有戎狄錯居其間如魯徐戎之類是也又荆楚之地在江漢之間自楚以南悉為百越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極南安在天子之封内耶舉一隅則四方可知矣

錢布國凶札則市無征而作布所以然者以市既無征則物聚多物多則錢重錢重則物反輕非所以便商賈也作布則物雖多而錢不重商賈獲其利則來者多

市廛征賦孟子曰市廛而不征周官則有市之征布園廛二十而一又曰關市譏而不征周官則有關市之征又曰澤梁無禁周官則有山林川澤虞衡之官先儒多謂孟子之說是文王治岐之初姑從簡易以便民至周官始增其制其說果然乎不然乎　質布犯質劑之泉罰布犯市令之泉二者一等也廛布市廛邸舍之稅也先王之制既稅其物不征其廛既征其廛則不征其稅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也若曰既征其廛又稅其物則周家之政荒矣

兵制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夏官大司馬又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蓋大約民數以中家計之八家有四十八人可任者二十人其餘蓋老弱不足任者然此一事爾小司徒所言者鄉遂之制大司馬所言

者邦國都鄙之制也鄉遂天子六軍與兵車所出故起役徒無過家一人邦國都鄙之兵其調發從司馬之法小司徒通籍民數一井八家可任者二十人矣至司馬法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馬一疋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據司徒一井八家可任者二十人今甸六十四井為五百十有二家其可任使者通一千二百八十人而籍於司馬者纔

七十有五人葢百七十家有餘口賦兵二十五人耳又司馬法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掾前項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其藉七十五人今十通為成旁加甸地三十六井并百井八百家是增二百八十八家其兵亦當

添一甲有奇乃只調三十人盖四分當兵之數而起發其一分之強故八百家止言三百家番休者嘗五百家積數百井八百家約為丁四千八百人堪任使者二千人二十分二千之一有奇為四甲百人有奇又四分百人之一有奇止發三十耳百井千里皆然可見周家優民之至車馬亦然自備一乘乘四馬丘賦一馬積四丘為甸故凡四丘方賦一乘故前從一十井為一通後加百井為一成成出一車亦無增減田制以八家起筭兵

制以十人為什起筭亦各從其宜非損益也兵制促零

就整甸言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成言士十人徒二十人盖調發時差擇宜為士者居多耳傳言少康田一成衆一旅八百家調五百人盖增常数　司馬雖為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長咸有事焉冢宰征師于諸侯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涖戮于社胡氏康侯曰昔成王將崩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親掌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

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徧屬一人可見矣此周公之制見諸行事者也周制兵出於農自八家共井至五百十二家之甸出車一乘馬四疋備七十二人則宜以稍人縣師等官領之而乃屬於教官其歲時校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車輦則宜以鄉遂之官領之司馬而乃屬之教官何也三代之時兵滿天下而

無將驕卒惰之憂蓋兵藏於農而民弗謂兵將藏於學
士大夫而官弗謂將以蒐苗獮狩而易其習戰之名以
比閭族黨而易其行陣之名國容之制軍容不亂馬養
勇以禮積威以義是以不見其强而無敵於天下王畿
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為鄉六鄉百里通為十
同百里者十提封十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林城郭
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除三萬六千井實計六萬四千井
五十七萬六千夫之地又除公田九分之一實計五十

一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通之三分除其一實計三十四萬一千二百六十六夫大率三百五十家賦車一乘四丘為乘故曰丘乘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二百里曰州州為六遂遂如鄉之法異其名示其變爾遂之軍法如六鄉二百里曰野野為稍家邑之田大夫采地四百里曰縣縣為小都小都之田鄉采地五百里曰彊彊為大都大都之田公家地都通曰鄙鄙為寰內諸侯治之皆

如遂法鄭氏云六遂之地自遠以通于畿中有公邑家邑大都小都畿方千里為千里者十如向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軍萬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牧野之師紂兵七十萬通畿皆發隨處蒐狩自成什五案禮惟為社事單出里惟田竭作以此見蒐狩比屋作民大司馬遞而征之案大司馬教兵名號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旗物有諸侯軍吏師都鄉遂郊野之别以此見其遞征以赴蒐狩十年而役一徧凡

三家可任者十一人所謂上地家者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二人藉其大數三家為十一人司馬法自夫三為屋起數以此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佚不欲竆民之力也遞征之法非偏擿也鄭氏凡用役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佚遞焉蓋鄉遂以次全軍充調不離部曲案傳記周有南國之師晉有九州之戎宋有空澤之甲器全軍更役在軍之士無非鄉遂守望相助猶之田里家有羨卒隷於師

長如閭里有故不失守備案傳少康一旅出於一成魯頌傳公千乘出於百里與公劉三單左氏曰社之法皆比屋通數非調兵之制也魯三郊三遂可備六軍而止三軍亦遞征也古者五侯九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出也案詩文王出車我出我車于彼牧矣九牧之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幽王大東漸漸之石為東勞西佚而有不遑朝矣之嗟更以周官司馬法參攷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

之以某年某月師至于某國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詩常武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冡宰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小宰戒司馬出征也程伯時為司馬則畿兵不遠征也在易未濟之象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用諸侯之師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知所在皆成六軍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平王東遷以王人

戊申甫揚之水始刺之然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陳蔡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左氏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至戰國時京師益弱强大諸侯往往猶畏之西周武公告楚亦曰見楚世家一周當二十晉不百韓不足以伐周說辭雖或過實而事情亦略可據赧王伐秦尚從天下鋭師以知畿兵不用其力常完也豳詩周公東征有西土盖以師從春秋王人子突救衛不書師左氏記少康有田

一成有衆一旅旅五百人也一成之田百井夏后氏治
地三分去二而治其一則可耕者凡三十三井井九百
畝除廬舍百畝而十六家耕之孟子以夏后氏五十而
貢則頒田以五十畝為制也以此計之則三十三井中
凡耕者五百二十人家家賦一人舉其全數而曰一旅
也司馬法甸賦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言
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何也成百井去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一止餘六十四

井即一甸也於六十四井之中五百十有二之内每七家而賦一人故甲士步卒總七十五人也至於調發從軍則十七家而遣一人凡三十人故曰成百井士十人徒二十人然而言三百家者蓋一人行而十家合資之則行者三十人而三百家被其征調也故五百十二家只言三百家餘二百十二家又留以須後也或曰周制每一車則七十五人今甸出長轂一乗而止發三十人無乃車多而人少乎曰古者軍行凡革車一乗七十五

人之外又有重車一乘載衣裝之屬其士卒則有固守五人衣裝五人廏養五人樵汲五人炊子家五人凡二十五人併正車為百人又備副車以為補缺是車不得不多也以一同之地論之其車一百乘其士三千人每革車一乘通百人則三千人凡用車六十餘乘四十乘以為游缺之車也兵籍甚多而行者益少所以壯國勢休民力也後世王制既壞遂以甸出七十五人者盡調發之晉是之成縣縣方百里而出革車百乘孫子興師百

萬日費千金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至七十萬家是一
人行而七家奉之此非王制也　或人曰制軍旅具車
甲願得言焉曰按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
人為軍天子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
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師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
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
有長康成謂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蓋伍一比兩一
閭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此則六

鄉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又按遂人職曰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而教之稼穡康成謂遂之軍法追胥徒役如六鄉若是則六遂亦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但以五家迭而用之則其興發常六軍耳故止言六軍也此鄉遂制軍之法也又按司馬法通三十家出疋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周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雖井人顧未

與周制同今考春秋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氏注以謂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杜氏亦謂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則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季孫若欲行

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以是而觀則丘賦實周公之典舉丘則甸明矣如此一同百甸

甸旁加為成則百成也

亦百乘也百乘則戎馬四百疋牛一千二百頭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乘數雖同而士卒之制多少異矣今亦本周禮為定葢甸以內六鄉六遂則為十二軍迭用其六軍稍以外八十四同則為八千四百乘亦遠近異制焉以一切而言則畿內千里合當百同故古謂天子萬乘也大凡康成謂成之

甸同之四都出田稅其旁加者甸旁以治成之洫都旁以治同之澮謂溝洫始為之也則用力多後治之也則用力寡矣曷足以免其田稅乎今觀車賦止言甸不言成豈非旁加者不與車賦但主為治洫乎總百成之旁加者既各治其洫又共治同之澮以役折役於事為宜且其治洫澮一歲中豈數數然哉是賦稅軍旅車甲之議盡矣　古者軍國之容不相入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是以井法凡以四起數

言之也此國容也至於軍制則以五起數加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必以五起數者以軍法必用五也此軍容也軍國之容不相入者蓋使民平居井牧其田里則一旦調發之際而又易其數異其名而民不以為惑也不特此耳凡鄉遂以十夫為溝百夫為洫千夫為澮萬夫為川至於司馬調兵之法則以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其名各不同至晉作州兵則是以鄉遂之法調兵也

古者調兵三十家十三人徒二人三百家革車一乗士十人徒二十人三千家革車十乗士百人徒三百人三萬家革車百乗士千人徒三千人若以司馬法推之一州二千五百家所調當幾人晉之州兵則盡調發也魯成公作丘甲曹操按户籍得三萬家蘇秦説齊宣臨淄之中七萬户而卒已二十萬皆失古人調發之意

兵將聚民而為兵則兵屬聚兵而屬之將則將屬秦漢而下不勝其患矣而獨無聞於三代之上何歟嘗觀於

書干戈掌於齊侯呂伋之手必也太保出命仲桓南宮毛將命然後得取馬不如此則呂伋不得以專今以周官考之呂伋蓋虎賁耳虎賁才八百人而隄防若是鄉使後世之御將盡若此將何從而驕雖然是中朝之將耳雖邊將亦然常武一詩宣王定淮徐其一章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其二章曰王謂尹氏程伯休父夫尹氏太宰也程伯休父大司馬也皇父出師二卿何與焉不得二卿則皇父不得以擅命於閫

外鄉使後世之御邊將而盡若此則又何從而驕雖然是待將帥也皆學士大夫也惟士卒亦然六鄉軍政也六遂亦軍政也王宮次舍之衛士與國子之餘倅抑又軍政也宜屬於司馬今乃不然鄉遂屬之司徒衛士屬之冢宰而國子餘倅雖屬於司馬之諸子而弗征於司馬軍國之容繩繩不相亂誠以民之不可名以為兵而兵之不可專隸將也向使後之卿士者而常若此士卒其能驕乎由三代而論則後世兵有專將有定兵其不

勝為患非不幸矣秦漢而下其猶庶幾於古者莫如西都唐杜佑作通典嘗謂漢氏重兵悉聚於京師此非確論南北軍僅盈數萬耳

乒車稍人掌丘乘之法四邑為丘十六井百二十八家爾共具車一乘何也此言備車乘之數也　司馬法曰四丘為甸甸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稍人共車一乘何也蓋丘備一乘輿賦之數也甸出一乘調發之數也備之多所以存武備調之少所以優民

力也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徒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則是調發之寔則受於司馬而稍人亦云若有會同師旅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亦謂調發之寔數也

兵器甸出革車一乘凡兵甲戈楯旗物鼓鐸悉備焉鄉遂之官簡其兵器是也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也而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言授兵器非授器

於民也授之卿大夫從軍旅會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授兵亦如之是卿大夫士畢事則歸之若民兵則自藏之民間耳

教閱四時之田春辨鼓鐸鐲鐃之用夏辨名號之用秋辨旗物之用冬皆辨之三時各辨其一必不辨其二矣何以令軍乎非止辨其一也互言之耳其實皆辨也辨名號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辨旗物有諸侯軍吏師都鄉遂郊野之異則畿內皆逓敎夫四表之中相去二百

五十步雖容六軍不足況畿內乎亦遞閱而已矣

祭祀以肆獻祼享先王鄭氏以為禘以饋食享先王鄭氏以為祫非也天子四時之祭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三年大祭曰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是也諸侯亦四時有祭而三年大祭曰祫合食於祖廟也大夫亦四時有祭而三年之祭曰殷春秋傳殷以少牢是也是肆祼獻饋食之謂乎此言祭之禮有四等也宗廟祭有祼鬯禮既祼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

而饋有饋食禮自禘及四時祭皆然也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五行之精氣也五方五帝　鄭氏惑六經緯有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之名謂之五天又以昊天上帝為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至唐許敬宗始立論非之夫人臣如五行之官木正勾芒之類重黎之官尚從祀則以五德之帝配食於五行精氣或者是歟　諸侯尊故大宗伯儐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儐

誥命內史掌書王命猶今之內制翰林外史掌書外令猶今之外制舍人漢制誥之事不詳見武帝時方朔校皐視草而已景帝紀凡謚誄冊盡出大鴻臚

章奏太僕掌受臣民奏報漢之公車司馬今之登聞檢院也自諸侯羣臣萬民各有復逆勢有尊卑故大僕小臣御僕各以官尊卑受之以達于宰夫宰夫亦掌臣民復逆宰夫告冢宰與王參攷行之所以通下情來諫諍也

史籍古者諸侯無私史周禮天子外史掌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者書國中之事以達于天子也天子又時廵以達之有二伯以詢之有内史以董之故列國之史多藏之周室孔子亦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今考之晉史乃自殤叔時始有之楚自武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月魯之春秋乃自隱公始則知諸侯之私史亦東周以來有之非西周之制也

射禮射有三曰大射賔射燕射大射者祭而擇士於射宫也司裘曰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射人云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賔射者諸侯來朝王與之射以燕樂之眡瞭云賔射則奏鐘鼓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燕射者王與羣臣燕飲而射太僕王燕飲則相其禮王射則贊弓矢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也以貍步張三侯

何也鄭氏以王與諸侯大夫各射其一非也王之大射二三侯皆九節樂以騶虞諸侯與於射者射二侯皆七節卿大夫與於射者射一侯皆五節不言士略也士射豻侯亦五節

刑罰為政至於用刑聖人所不得已也然奸宄並作邪慝恣行非刑無以格其非心使之遷善遠罪是以六官之中掌刑者居一雖然臯陶之為士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至于察察焉以治獄聽訟為能事是

王者之政所不尚也故大司冦之官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其心惟恐民之陷乎罪也故有布憲之官禁殺戮禁暴氏之官萍氏之官以禁其邪心察其奸偽憲其刑禁昭其號令使民知刑戮之可畏罪戾之可耻相率而為善是聖人之所欲也及其犯于罰而猶欲免之則吾之設官分職豈其本心也哉

取士先王取士之制有三塗有諸侯三年一貢士之法

侯國之士有卿大夫論秀之法王畿之士有大司樂教國子之法

後世不可行周制用周禮者王莽敗於前荆公敗於後非周禮不可行也成周之時其法度典章自承流宣化執法奉公上自朝廷下至閭里外至羣國其相處如閨門之内故雖五人之長亦皆賢士是以法度雖嚴而甚寛雖詳而甚簡天下之大百官有司之衆而行之如掌握之上蓋其精粗本末兼舉之耳王莽荆公之時如何

而欲舉前古已墜之典行之旦暮之間乎程明道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知本之說也

乾隆御覽之寶

羣書考索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譚

謄錄監生臣朱連傑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卷五

宋　章如愚　撰

經門

禮記類

禮記傳授之圖

文淵閣寶

- 徐生
  - 延
  - 襄
  - 公戶滿意
  - 桓生
  - 單次
  - 蕭奮
    - 孟卿
      - 后蒼
        - 閭人通漢
        - 戴德
          - 徐良
          - 郯玄
        - 戴聖
          - 橋仁
          - 楊榮
        - 慶普
          - 咸普之族子
          - 夏侯敬
          - 曹充
            - 曹褒
          - 王臨
            - 董鈞
      - 閭丘卿

禮記始末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措而帝王質文有損益周人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前藝文志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記或録舊禮之義或録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中庸孔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録館閣書目周衰諸侯將踰法度

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里名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音愈蒼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出藝文志

記百三十一篇前儒林傳劉向校定得二百餘篇梁國戴德删為八十五篇號大戴禮戴聖又删為四十九篇

是為小戴禮授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其缺略而行於世鄭康成注其書唐孔頴達為正義館閣書目　至孝宣世東海后蒼傳於梁國二戴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也禮記正義　初魯高堂生傳周禮十七篇又有喪服一篇舊別行子夏為之傳鄭康成為之注馬融王肅諸儒為訓說儀禮者乃周家行禮涉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所謂儀注者是也其初葢三千餘條秦

焚書漢訪求之止得此十七篇故多亡禮云 館閣書目

孝文時徐生善為頌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授孟卿孟卿授后蒼后蒼以授二戴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仁楊榮是以大戴有徐氏之學小戴有橋楊之學初漢立后蒼禮傳士宣帝世復立大小戴 儒林傳

大戴禮今存四十篇其篇始於二十九篇次不倫又一本止十卷三十三篇篇自第一至三十三恐是後人改正 館閣書目

唐元宗時王嵓請删去禮記舊

文而益以今事張説以為禮記不刋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

儀禮儀禮未知孰作或曰周公作之也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决非秦漢間筆也其制度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所敢知也漢初言經則離記言記則離經今記附經附之者又誰也出於孔氏之宅壁者曰禮記河間獻王云得先秦古書者曰禮曰記夫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

禮之記特未有儀禮之名也豈漢後學者覩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與秦暴焚書禮之見於漢者猶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漢之君臣特不好不尚而已至宣成世大小戴劉向所録止十七篇十蓋逸其七八孰謂不好不尚之禍乃甚於秦之焚之也魯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與今儀禮同陸德明賈公彦皆以為今儀禮考之西漢藝文志高堂生禮后蒼最明蒼以傳大小戴古經者出魯淹中多天子諸侯卿

大夫制愈於箸等推士禮以致天子夫如是則高堂生所傳特士禮爾今儀禮中所謂士禮有冠婚相見喪夕虞特牲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必非高堂生所傳者不知賈陸二子何據而云爾漢數六經禮樂與焉厥後樂書亡矣有儀禮在亦不取周禮古矣然聖人設官分職之書也至其所用以長以治者豈能舍儀禮禮記古矣然皆釋儀禮之義若祭義冠義婚義鄉飲酒義射義燕聘義是也豈得而先儀禮班固之論曰六

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固之言必有得於先生長者之緒餘而非臆度也鄭康成收拾大小戴及劉向别録中參以今古之文定為之注其書不純古矣漢石渠諸儒因曲臺餘論倣儀禮為之如介僎賔主儀禮特其名禮記兼述其象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疏也

儀禮注疏周禮儀禮儀禮發源是一周禮為末儀禮為本本則難明末則易曉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服鄭而已其為章疏則有二家黄慶李孟悊慶舉大略小經

注疎漏悊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二家之疏互有脩短時之所尚李則為先儀禮疏唐賈公彦等撰

韓愈讀儀禮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竒辭奥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遜于其間嗚呼盛哉昌黎文集

訓詁傳授魯髙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為頌讀

曰容　故諸言禮為容者由徐氏儒林　瑕丘蕭奮以禮至雒陽守以授孟卿孟卿傳　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后蒼前孟卿傳　后蒼説禮數萬言號曰曲臺記如淳注曰行禮於曲臺后蒼為記故名曰曲臺　戴徳戴聖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禮記正義　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出文中子　慶普曹褒時慶氏為博士上言禮樂褒結髮傳父業曹褒　董鈞字文伯習慶氏禮後儒林傳　孔頴達為正義八歲就學闡三禮義宗

禮記義疏去聖逾遠異端漸扇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自晉宋至周隋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其見於世者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皇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皇勝熊矣正義

注禮記者六家盧植王肅孫炎蕭導庾蔚鄭元也序録

疏禮記者數家孔穎達宋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寧

范義領張權周元達趙君賛王士雄趙宏智

五始孔頴達以伏戲造琴制皮為嘉禮之始以神農播種飲食為吉禮之始以黄帝有戰有葬有官為軍賔凶禮之始此五始也

王制釋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　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天子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

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　制三公一命卷音衮　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七命小國之君五命大國之卿三命下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天子五年一廵守　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　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　耆老皆朝于庠

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

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水旱民無菜色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

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天子犆音特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附從輕赦從重

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

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于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享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賔客

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别度量數制

月令釋文此是吕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删合為此記蔡伯喈王肅云周公所作　吕不韋作或言周公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令按周無太尉唯泰有之此月令乃命太尉是官名不合也周以六冕郊天以大裘玉輅太常迎氣月令車服並依時色是時事之不合

也

星孟春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日月會于娵訾斗建寅　仲春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日月會于降婁斗建卯　季春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日月會于大梁斗建辰　孟夏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日月會于實沈斗建巳　仲夏日在井昏亢中旦危中日月會于鶉首斗建午　季夏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日月會于鶉火斗建未　孟秋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日月會

于鶉尾斗建申　仲秋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日月會于壽星斗建酉　季秋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日月會于大火斗建戌　孟冬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日月會析木之津斗建亥　仲冬日在斗昏東壁旦軫中日月會于星紀斗建子　季冬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日月會于玄枵斗建丑

帝神春帝太皥神勾芒　夏帝炎帝神祝融　中央帝黄帝神后土　秋帝少皥神蓐收　冬帝顓頊神元冥

日春甲乙　夏丙丁　中戊己　秋庚辛　冬壬癸

數春八　夏七　中央五　秋九　冬六

音春角　夏徵　中央宮　秋商　冬羽

律孟春大蔟　仲春夾鍾　季春姑洗　孟夏中呂

仲夏蕤賓　季夏林鍾　中央律中黄鍾之宫　孟秋

夷則　仲秋南呂　季秋無射　孟冬應鍾　仲冬黄

鍾　季冬大呂

十二月聽朔之處孟春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也正

義云此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太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寢也

仲春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也　季春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孟夏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　仲夏明堂太廟南堂當大室也　季夏明堂右个南堂西偏

中央土大廟大室中央室也正義云案考工記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則五室並皆二筵无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為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

以夏之世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二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四尺則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於四角之室但文不具耳孟秋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仲秋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季秋總章右个西堂西偏孟冬元堂左个北堂西偏也仲冬元堂大廟北堂當大室季冬元堂右个北堂東偏

月令舉要孟春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命相布德和令元日祈穀于上帝以上辛祭天也乃擇元辰躬

耕帝籍蓋郊后吉辰也 命布農事 命樂正入學習舞為仲春將釋奠 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祀社用甲 命有司省囹圄順陽寛也 祠高禖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槩 鮮音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釋菜先師 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為季春將習合樂也 季春薦鞠衣于先帝先帝太皥之屬為蠶求福 薦鮪于寢廟進時美物 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 出幣帛聘名士 擇吉日大

合樂所以助陽達物也　后妃親蠶　孟夏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　命樂師習合禮樂為將飲酎　天子始絺　命野虞勞農勸民　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斷薄刑決小罪　后妃獻繭　天子飲酎用禮樂　仲夏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以祈穀實　以雛嘗黍先薦寢廟　班馬政　挺寬也　重囚益其食　季夏命婦官染采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孟秋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　命將帥

選士厲兵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　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命百官始收斂　仲秋養衰老授几杖命司服具飭衣裳　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天子乃難乃多反　以達秋氣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　穿竇窖脩囷倉　命有司趣民收斂　乃勸種麥　易關市來商旅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季秋命冢宰舉五穀之要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為將饗帝　大饗帝遍祭五帝

也　教畋獵習五戎班馬政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孟冬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

命太史釁龜筴　始裘　命百官謹蓋藏　坏城郭備

邊境　大飲烝　祈來年于天宗　命將帥講武習射

仲冬命有司土事毋作毋發蓋毋發室屋　乃命大

酋　酒官之長　秫稻必齊麴蘖必時　命有司祈祀四海

大川　順其盛德之時祭之也　季冬命有司大難出土

牛以送寒氣　乃嘗魚先薦寢廟　命農計耦耕事具

田器　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薪燎　與公卿大夫共餝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禮器釋文鄭云以其記禮使人成器如孔子謂子貢瑚璉之器是也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此以多為貴也　禮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大路繁纓

一就次路繁纓七就此以少為貴也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罇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廢去也禁如今方案大夫士棜禁棜无足此

以下為貴也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緑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羮不和大路素而越音活席犧尊疏布鼏莫歷反樿章善反木白理杓此以素為貴也

文王世子釋文文王周文王昌也鄭云以其善為世子之禮故著謚號標篇言可法也　文王為世子文王之

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如何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成王幼不能踐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　世子之學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

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三王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

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郊特牲釋文鄭云以其記祭天用騂犢之義也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旗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明天道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蜡天子之大蜡八註蜡祭有

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 丁列反 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 伊耆氏 古天子號也 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 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 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 田畯也 及郵表畷 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門之處也 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謂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 溝也 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

蟹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蜡祝辭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八蜡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社社主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

天地之氣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明堂位釋文鄭云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於陳列之位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

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學記釋文鄭云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

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樂記釋文鄭云名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

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羮不和有遺味者矣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其治

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旗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黒縁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　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之聲則

思志義之臣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

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祭法釋文鄭云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祭祀羣神之數也　四代之祭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

而宗武王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祀羣臣夫聖王之制祭祀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祭義釋文鄭云名祭義者以其記齊戒薦羞之義

祭儀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致齊於内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郊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鬼神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祭統釋文鄭云統猶本也以其記祭祀之本故名祭統

喪祭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親耕親蠶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

齊戒祭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是故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

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

周公用天子禮樂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

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康褒大也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中庸釋文鄭云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

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

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禀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盖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于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

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静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

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

別無誠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賔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

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

細精粗無毫髪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大學釋文鄭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　朱氏章句序云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

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宫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

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彛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

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内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

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

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

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做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

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倣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

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做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深衣釋文鄭云以其記深衣之制也名曰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有表則謂之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大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

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
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投壺釋文鄭云投壺者主人與賓燕飲議論才藝之禮
也别録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也皇云與射為類宜
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也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
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長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
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
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冠義釋文鄭云名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也　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賔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祖也

婚義釋文鄭云婚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内教之所由

成也　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故君子重之是以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婚禮也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也

鄉飲酒義釋文鄭云鄉飲酒義者以其記卿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也　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三賓象三光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此天地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

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賔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　鄉飲酒之義立賔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賔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射義釋文鄭云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其士之義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

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

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

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燕義釋文鄭云名燕義以記君與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報之義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

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聘義釋文鄭云名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重禮輕財之義　聘禮上公七介諸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　以圭

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一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懈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

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

乾隆御覽之寶

羣書考索卷五